

王陽明之 禪學與禪詩

陳慶煌



引言

梁任公先生嘗言：「理學乃是儒佛結婚的新學派。」由此可見梁氏重視佛教對於理學發展影響之一斑。佛教之始入中國，遠在東漢永平年間，而其流布則至魏晉南北朝始寔盛。因為一方面是由於黨錮禍起，兵亂相尋，世風既蔽，而又民不聊生，故皈依釋氏，以自證極樂者日多。另一方面則是在此期間，佛經的翻譯很盛，禪學思想，已成為有系統的輸入中土，宗派畢備；而談玄之士，亦認佛法與老莊的義理相通，率先研究禪學，於是佛教的哲理與教義，經由分析與理解，便融化在中國固有的學術之中，中國文化思想也就佛教化起來了。唐代以後，正統的儒家，亦受佛教的浸潤，相互吸引蛻化。一般名流碩彥，莫不歸心佛法，如王摩詰、白居易、裴休、富弼、文彥博、周濂溪、黃庭堅、柳子厚等，都是有學問、有智慧、有識見，無不精研大法，問道梵宇。

同時佛教本身，自從達摩西來，傳佛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迨傳至六祖慧能，把禪宗的修持方法發揚光大，在他的門下，成聖成賢者，不可勝數。後來儒家學者學到了一點佛家心法，變成自己發明的理學，如二程子、朱熹等大儒，都曾出入於佛氏。故宋代理學摻入佛教思想之現象，實為無可掩飾的事實。明代理學，受宋代之影響至大，陽明學說，雖未嘗踰越孔門聖教之主張，亟力說明儒佛精神的不同，但其有意無意之間，深受佛學的影響，自在意中。

本文主要在表述王陽明的禪學與禪詩，然孟子有言：「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蓋知其人，而後可以誦其詩。故先陳陽明之生平如下：

王陽明之生平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明浙江餘姚人，曾於會稽山的陽明洞旁，築室講學，學者稱陽明先生。生於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歿於世宗嘉靖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時（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享年五十七歲。

陽明天稟過人，他五歲才會說話，但始言時已能記誦祖父竹軒翁所曾讀過之書。十一歲時，隨侍祖父前往北京，路過金山寺，竹軒翁與客即景賦詩，正沈吟間，陽明已先成：「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七言絕句。客大異之，又出題令作蔽月山房詩，陽明隨口應道：「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這是何等遼濶的胸襟和眼界！及至北京，其父龍山公很為他豪邁不羈的性行而擔憂。次年即延請塾師，嚴加督教。十二歲的陽明，便對這些科舉時文之類的教材與教法感到不耐，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有着一種難於遏抑的衝激力量，鼓舞着自己要做一個第一等人。有一天他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答曰：「惟讀書登第耳。」但陽明却不以為然，他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他這時能靈光爆破，透顯出對聖賢學問與聖賢人格的企向，實在是很不平凡的事。

他十五歲時，出遊居庸三關，研究山川形勝，便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而嚮慕着英雄豪傑的行徑

。十七歲秋，陽明奉親命，從浙江家鄉至江西南昌迎親。成婚之日，他隨走走進鐵柱宮，見一道士，乃相與談養生之理，發生興趣，竟跌坐終夜，流連忘返。從這一點可以想見其執著好奇的個性。十八歲時，得妻一齊先生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賢必可學而至」，深契其說，但在他二十一歲鄉試中式之後，與友人格竹（註一），七日而病，其理終不可得，乃覺聖賢是有分定的，並非人人可至，於是便轉習辭章了。二十六歲寓京師，見邊警日急，乃又理首兵法武事，每遇賓宴，常聚果核列陣勢為戲。後又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遣世入山之意，乃漸留心仙道，講究佛學。二十八歲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當時以隄虜猖獗，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審錄江北之囚，事峻復命，京中舊游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陽明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在陽明洞中行導引之術，居然能先知，可是由於祖母與父時在念中，不能忘去，最後他終於了悟：

愛親之念生於孩提，此念若拋棄，便是「斷滅種性」了。明年，因疾，移居錢塘之西湖，復有用世之思；三十三歲，主考山東鄉試，試錄皆出陽明手筆，錄出，世知陽明經世之學；九月，改兵部；翌年在京師，門人始進，而與湛甘泉同以倡明聖道為任。

正德元年冬，陽明三十五歲，以上書救戴銑等二十餘人，忤宦官劉瑾意，受廷杖四十，貶為龍場驛丞。三十七歲春，至龍場，艱苦備嘗，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嚮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此即所謂心即理之說，乃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三十八歲，答提學副使席元山之問，說以知行合一之旨。翌年瑾誅，遷廬陵知縣，由此時起，門人漸多，講學愈力，歷任南京刑部主事、太僕少卿、鴻臚卿等職。四十五歲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命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平息巨盜，經營地方善後；此後又迭平橫水、桶岡、三泘、大帽、洵頭諸寇，奏武功；陽明雖在征途，未嘗廢講學。四十八歲，平寧王宸濠之變，此為陽明一生之偉績。武宗之倖臣張忠、許泰等，因忌陽明之功

，諱之，百方計陷。陽明歷經危難，履險如夷，修養精神，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五十歲時，揭發致良知之教；至此陽明學綱領，益臻完備，此後陽明之學問、德望、威名，為天下所重，四方學者競集其門。朝廷以其征討寧王有功，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五十六歲，奉命征討思恩、田州土酋之亂。翌年平之，並以凱旋之師，破八寨、斷藤峽巨寇，歸途之際，卒於南安。喪車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穆宗隆慶元年，廷臣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綜其一生之成就，喻之為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及教育家，亦不為過，可說是功在上國，德被下民，身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偉人了。

王陽明與禪學

湛甘泉為陽明先生墓誌銘，有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陽明三十五歲）始歸正於聖賢之學。」甘泉係陽明在學問上的諍友，他們同以昌明聖學相砥礪，情好始終不

渝，故對陽明知之甚深。吾人從這段文字裏，可證陽明早歲嘗潛心於禪學，而且深有所獲，影響其日後之思想、詩文至鉅。茲就其學說有與禪學相通者，條舉數端，藉資佐證：

（一）陽明言：宇宙則我心萬化之根源，心即理，理氣合一而不相離。此種精神與物質不二的觀點，和禪學所謂以心為萬有的本體，主身心如一，性相不二，不離乎心物合一的說法同。

（二）傳習錄載陽明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從這段問答可知：陽明認為吾人的認識對象，唯由於吾人精神作用而發現觀念。此猶如禪家以為佛、衆生等千萬無量諸物，皆由吾人造作分別而來，即「心識才起，萬法競來。」的認識相同。

（三）陽明曾說：「人胸中各有箇聖人」，比之禪學所謂：「心即是佛，佛即是法。」（傳心法要）之語，各自以為準則，不必另求他旨。而禪學

所言：「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六祖壇經）亦卽陽明所謂：無論何人，若能體認自己的良知，卽可以入聖之意。

（四）陽明指示門人靜坐之法，曾謂偏於心則喪失活動之弊；禪家靜坐的工夫，亦不拘泥，以無論行住坐臥皆不失其心爲主，其陷於槁木死灰者，並非真禪；陽明戒陸澄謂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者，「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註二）

（五）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及「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與禪家六祖壇經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佛性非善非不善。」「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所主性無善無惡之論相通。

尤有進者，陽明由於「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的見解，後來其門徒便分爲漸修與頓悟兩派；漸修派錢緒山以爲心之體固無善無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生善惡之別，要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爲復性體的功夫；頓悟派王龍溪以爲心之體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蓋彼以爲漸修派所主的「有善有惡意之動」實非究竟話頭啊！

考陽明門下兩派之主張，若與五祖門下神秀、慧能兩派的主張較之，亦正相似。而陽明以緒山、龍溪兩說均得兼用，卽所接之人有二種；一爲利根之人，直可悟入本體，本體一悟，卽是功夫；其次之人不免有習心。由於本體受蔽，故在意念上說爲善去惡的功夫，已得其宗旨。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若不做爲善去惡的功夫，只懸空去想箇本體，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說亦可移作對慧能、神秀的啓示語，使獲證無上菩提。

總而言之：陽明之學，始終是入世的，乃儒家道統之傳，汲汲於仁義忠孝舜倫之教，以治國平天下爲宗旨，是注重事上磨鍊，出入於名利之間，而不爲名利所溺。但是單就心性說而論，對於心性修養工夫，仍有許多點與禪學相通而不悖的。

王陽明之禪詩

陽明氣質剛毅，胸懷坦蕩。他的詩不作一句呻吟語、寒儉語，更沒有酸腐迂俗之氣。他於平定思、田之亂而舊疾併發，在歸途中卒於江西南安。門人問遺言，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詩是性情的流露，詩教即是性情之教。但必須此心光明，乃能有真性情。陽明一生之行藏與心迹，神人共見，何須遺言？這臨終之言，正是他一生學行的表白。我們既知其生平大略，而後可以誦其詩矣。

書汪進之太極巖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
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此詩之起承二句，蓋對慧能：「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偈。初非無所置疑，因陽明曾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故陽明本來以心如明鏡為本旨，而所謂無聲無臭無形象者，決非與明鏡同屬一物也；反之，此一物之存在，足為本心之障礙，此為陽明寫出其自然頓悟之機。轉結二句，謂「不可蒲團上死坐」（禪關

策進），乃本佛語而言，蓋若槁木死灰的靜坐，為禪家坐禪之戒。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明代太監專權，殘害忠良，陽明仗義直諫，因而得罪宦官劉瑾，被貶為龍場驛丞。在赴謫途中，逆閹派人跟蹤，意欲加害，陽明警覺，託言投江而逃。本想泛海遊舟山，遇大風，船漂流至浙、閩邊界，登岸，宿於山中野寺，乃題此詩於壁上。前二句是說：人生之險阻平順，皆不在意；功名富貴，只如掠空的一片浮雲罷了。海濤三萬里，是說泛海途中風浪之汹涌，但加上「夜靜」二字，却有風平浪靜之感。飛錫乃僧人所用手杖，據釋氏要覽：「今僧遊行，嘉稱飛錫。此因高僧隱峯遊五台，出淮西，擲錫杖飛空而往也。」陽明心懷豁達，故此詩氣宇不凡，意境超絕。而末句借典故為喻，寫夜空月明，天外飛臨，尤見瀟灑之致。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

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全詩雖只詠一「狂」字，然聖門「狂者胸次」

正不易得。故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者有所不爲是「有守」，狂者進取是「有爲」；必有守而後乃能有爲，有守、有爲乃能進於中道，登入聖域。此徹頭徹尾，徹裏徹外，只是一個「真」，假不來的。

陽明之詩，意境高遠，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不是會心人，又怎能點滴在心頭？今爲篇幅所限，謹將其寓有禪機之詩句，臚列於次，惟不另作解說，而由讀者自我探尋，想必定有會心之處。

香山次韻

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楊遜菴待隱

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

長生

本無終始究，甯有死生期？

夜宿宣風館

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

萍鄉道中謁濂溪洞

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

白雲堂

逸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南庵次韻

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僭汀鷗一席沙。

睡起寫懷

閒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

別方叔賢

坐中便是天臺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山中示諸生

鳴鳥遊絲俱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

送德觀歸省

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

送劉伯光

設道六經皆注脚，還誰一語悟真機。

用韻答伍汝真

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

二日雨

莫道人為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

重遊化城寺

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

遊九華

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碧霞池夜坐

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

秋夜

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

和董蘿石菜花韻

年年開落洋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

與胡少參小集

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餘論

王陽明可以說是明代理學大宗師，理學到了他，纔達到頂峯。他的學說，雖析理精微，悟道深邃，而其立言宗旨，則針對時弊，簡易直捷。所以不僅在中國思想界有極大的影響，並且流傳東瀛，促成了明治維新運動，奠定了國家統一強大的基礎。值此大陸沉淪，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頭，提倡陽明學說實有其時代的需要與價值。故茲篇除了敘述陽明的禪學與禪詩外，對於陽明學說的宗旨——其重心所在，尤應喚醒讀者注意，努力去研求推行才是。

註解

註一：王陽明全書年譜卷一：「是年（弘治五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於京師。徧求考亭（朱子）遺書讀。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蘊，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中空）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

註二：王陽明全書語錄卷二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案：禪家的無念云云，並非如槁木死灰，而乃本體清淨，不爲法相所動；實與道家的自然，儒家的無意、無必、無固、無我，頗有相似之處。不過陽明堅持思必見諸行，知行合一。此則不特於禪爲進一步，即於宋儒理學亦進一步。是乃陽明的不朽處。

——本文榮獲康年獎學金，作者陳慶遠就讀政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本社
代售
中國佛教藝術

定價：三二〇元
實售：三〇〇元

國立歷史博物館爲宏揚中華佛教藝術，於六十五年五月舉辦「佛教文物藝術特展」，特就其展品中，精選具有藝術價值者，編印「中國佛教藝術」專集，分爲繪畫、佛像、書法、法器等等類，並附錄佛教勝蹟多幅，極爲珍貴。已於六十七年元月出版。

本社爲使社會人士對佛教文物增加瞭解與欣賞，特以平價代售，本書定價三二〇元，茲僅售三〇〇元，外埠郵購一律以掛號寄書。

本書係十六開本，以一百二十磅銅版紙精印精裝。內有精美圖片百餘幅。文字說明係中英對照。

本社現有存書數十冊，欲購者可利用郵政劃撥帳號三四八四號，存書不多，欲購從速。

慧炬雜誌社 啓